

論辭於

何念龍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論辭於



何念龍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散论/何念龙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 - 7 - 216 - 05991 - 6

I. 楚…

II. 何…

III. 楚辞—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577 号

楚辞散论

何念龙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文字六 0 三厂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字数:171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991 - 6

印张:6.875
插页:3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自古荆楚形势，池以江汉，阻以邓林，险以方城，骋以云梦。西望巫山神女，北接武当仙境，东连赤壁舳舻，南通洞庭波涛，其风光旖旎，山川奇崛，撩人魂魄，不胜其美也。楚之人既沾濡南国之灵气，且秉习剽轻之遗风，陶铸楚人所特有之品格。以文学言之，则有楚风楚韵焉。于是乎楚大夫屈原应运而出，以遭谗见放而作《离骚》等二十五篇，抒摅愤懑，讽谏时世，开启楚《骚》文学之先河，终成南天之一柱，得与北土雅学相颉颃焉。夫楚《骚》之流风遗韵，气质高迈，雅致清远，声律悠长，色采焄丽，熠熠乎观之若锦绣黼黻濯于江中，邈邈乎思之若游龙蜿蜒躍于九霄，此他方文采咸不能企及。盖楚人牢笼天地，弹压万物，富于想象，多逞奇思，此他方之人亦皆不能追逮。且楚人于《楚辞》有特殊之嗜好，以楚人治《楚辞》之学，熟门熟径，即如庖丁者解牛，如庖丁者承蜩，其优势之所在，固不言而喻焉。

虽然，楚人之研习《楚辞》者亦伙颐，非他方所可比也。其萃萃可举者，于汉有宜城王逸叔师，于隋有江表高僧智騫，于宋有丹阳洪兴祖、婺源朱熹、武进钱杲之，于明有歙邑汪玉卿、桐城钱澄之、桐乡陆时雍及周孟侯，于清有宜兴徐焕龙、永新贺貽孙、贵池吴世尚、武进蒋驥、竟陵王萌、高安陈远新、黄冈奚禄貽、浠水刘梦鹏、休宁戴东原、修水胡濬源、湘潭王闿运，代不乏人，可谓占得楚学之半壁江山。于今更是高人辈出，若闻一多、徐英、游国恩、卫仲璠、刘永济、朱季海、谭介甫、张正明、石声淮等，皆一代楚学之宗师也。

故曰：《楚辞》之兴在荆楚，《楚辞》之学盛在荆楚。而近年以来荆楚之人研习《楚辞》者则日见衰落，继之者亦寥若晨星。其故何耶？岂今之山川之丽不及古之时耶？宁天公以吝嗇于今而南国灵气不溉于今之人耶？将楚之人以“江郎才尽”而兹山之胜亦随之终耶？抑楚学已至穷途而不足以起时贤之兴趣耶？或若楚庄之蓄势于后来而将“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耶？余百思之莫得其解。念龙，吾友也，固楚人也。早年师从武汉大学胡国瑞习唐代文学，而胡氏亦楚人，念龙之学固楚人之学。以楚人之天资、楚人之学养研习《楚辞》者，此得其宜也。今念龙居有解牛、承蜩之优势，而积半生之蓄以成《楚辞散论》。余幸得盥手奉读，不胜其慨。此书虽仅就屈子诗作“浪漫主义本质”、“宗国情结”、屈原“士格”以及“楚《骚》传统”而探之，而所涉内容则几概楚学方方面面，窥一斑可以知全豹，滴水可以见日也。其颜曰“散论”，乃自谦之也，实皆归结于中心论题，形似散而神未尝散也。观其所学，以总体把握局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畅言发意，不为“零言碎义”、训诂章句所囿，故其得“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出人意表，道人所不及言。余以念龙此书出，非特于屈子浪漫文学之本质得以析其骨肉，且于研究之方法、门径亦昭昭然明矣。此不可谓楚人之学无人也。其说之融通也，其道之可行也，其法之可习也，其所创获者即在综合众说、辨析是非而折中取舍之中也。人固习知其所道前人不能道者为独创，安知梳理原委、弥纶众说亦为独创者乎？今之学人以研习《楚辞》视为畏途，多以前修论列颇详、颇众而不胜其烦，望而却步，念龙此作之出，盖可以尽释此疑也哉！念龙真吾人之榜样也。

念龙之书即将付梓，问序于余。余何人也哉，庸敢为念龙作序！然余与念龙年相若，平生经历多同，臭味相趣，虽未足为“心印”，而亦多所偶合，视之如兄弟，于情于理皆不得无言焉，故乐为之序。唯念龙天性率真，独往独来，不受尘俗羁勒，佩长剑，挂短箫，持布囊，悠哉游哉，足历遍名山大川。浪漫而往，兴尽而归，仿

佛谪仙人之再世。念龙善为诗，尤精七绝，诗风类太白。故其研讨屈子、研磨李白皆能以己心会之，能以己情恕之，一以求其真屈子、真李白为依归。此其为学之天分，实亦楚人为学之天分也。而余之学在乎考据，斤斤于句读训诂之间，见一木而忘其林，得一字义而不及终篇。余之学即岂非在念龙厌弃之间耶？然不明训诂之学易失之于空，易流之于妄。且愿念龙虚实相济，邃其贯通，其获必将宏大也。念龙之意以为如何耶？时惟屠维赤奋若之岁仲春如月，浦江后学黄灵庚序于金华寄庐。

目 录

序.....	黄灵庚 1
屈原诗歌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简论.....	1
人格·美政·文学	
——论屈原悲剧的内在因素兼及屈原的成功与失败	15
从古代爱国主义文学史角度审视屈原	27
屈原“士格”与战国士文化精神的同异性	39
屈原“宗国情结”简论	50
《九歌》旨说	58
《九歌》“无寄托”说问惑	
——与龚维英先生商榷	72
《国殇》不属《九歌》说	84
屈原《远游》析说	88
骚、赋文体辨	
——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98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110
魂兮归来	
——简评楚辞研究的某些倾向.....	120
新时期湖北屈学研究述评.....	126
近二十年楚辞学界学术活动述评.....	136

固守与化解

- 屈原、李白文化范型辨异 151

执著与旷达

- 屈原、苏轼文化范型辨异 160

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

- 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 172

继承、发展、开拓

- 论宋玉在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 186

荆楚文学个性特征简论 194

附录：屈学感赋组诗 205

我的楚辞研究(后记) 207

屈原诗歌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简论

运用浪漫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屈原的诗歌，认为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恐怕已是为大多数文学史研究者所承认的事实，而谈到屈原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不少论者又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屈诗中那些神幻奇特、绚丽多彩的想象，惊采艳艳、披薜骇聋的艺术夸张，寄意深远、具有象征特色的比兴上。诚然，这些确是屈诗浪漫主义的突出特征；然而如果对问题的论述仅仅停留于此，笔者以为那还只是涉于一隅，而且未免失之肤浅了。我们认为，屈原诗歌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极为强烈的抒情性和高度的自我表现。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诗歌充分抒情言志、生动地表现自我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而他诗中所驰骋的奇光异彩的想象、突出事物特征的夸张、具有优美意境的象征性的比兴，均是为着抒发他炽热澎湃、深沉回荡的激情，鲜明突出地表现诗人自我的壮伟形象服务的。

—

直接渊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周代民歌——《诗经》，具有不少表达作者热烈生活感受的抒情杰作。象表现对“窈窕淑女”辗转反侧、缠绵不尽思念的《关雎》，抒发弃妇哀怨凄楚、愤懑不平情绪的《谷风》，表明少女誓死不变、坚贞如一的恋爱之志的《柏舟》（《邶风》），流露对故都宗庙无限忧伤愁思的《黍离》，爆发对统

治者愤怒斥责，淋漓痛快的《硕鼠》等，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而诉说久戍兵士的艰辛痛苦，情景交融的《采薇》，更是几千年来感人肺腑的名篇。但总的来说，由于《诗经》中绝大多数都是短章小篇，就每一篇看，其抒情之充分、复杂、曲折，还不能说已达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同时由于《诗经》中许多作品更多叙事的性质，主观色彩的涂抹并不是十分浓烈。然而到了屈原的诗中，抒情性的特征可以说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其情感之强烈、抒发之充分、篇幅之宏肆，淋漓畅达，曲折反复，一唱三叹，诚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而《离骚》又可以说是这种抒情特征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空前宏篇巨制。

在《离骚》中，有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贞爱：“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有对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有对群小邪佞的愤怒斥责：“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有对楚王恨铁不成钢的怨愤、规谏、希望：“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有对崇高品格的矢志不移的坚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此外愤懑不平、歔歔悲痛、志尚好恶，无一不在此诗中表现出来。读《离骚》，如同置身于情感的海洋，热爱与憎恶、痛苦与忧虑、眷怀和希望、叹息与哀伤、痛哭和悲歌等各种情感的浪潮，无不时

时猛烈地震撼激荡着读者的心灵。像这样在一首诗中把各种复杂的情感都表达出来,充分说明了屈诗抒情性的广泛性,这正是屈诗抒情的一大特征,这种情况在屈诗以前固然没有,在他以后亦为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感的抒发具有鲜明的真率性。所谓“真”,就是作者所抒发的都是他的真情实感,决非无病呻吟。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诗人特殊的生活遭际,它们使得积极用世的诗人产生了种种复杂的激情。他的诗正是这各种情感的真实记录。读他的诗,我们可以直感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所谓“率”,就是率直。即诗人在抒发情感的时候没有加以掩饰,也没有加以压抑,而是十分明朗畅达地表达出来。他坦露胸襟,长歌当哭,放怀高歌。有时即使诗人运用了寓意深远的象征性的比兴,但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曲隐深衷,奥秘莫测。最近有的学者说:“屈原的个性是痛痛快快,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隐讳”^①。诚哉斯言!真实而率直,当然也就容易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而这种抒情特征也正是屈原耿介性格的表现。然而,这种真实而显露的抒情方式却遭到了维护封建正统的文人的指责。东汉的班固在《离骚序》中就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遽璆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已扬才,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今天看来。班固这些陈腐的观点自然无需辩驳,不过他这些话倒正好从反面为屈原诗中真实而率直的抒情特征作了注脚。

屈诗高度的极其强烈的抒情特征,不仅表现在抒情的广泛性

^①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

和真率性上,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抒情的交织性与反复性,这是形成屈诗具有动神荡情的巨大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所谓交织,是指诗人把各种复杂的情绪交错融合,渗透贯通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情感的洪流,砭崖转石,滚滚而来;在谈到《离骚》中抒情的广泛性时,我们曾从各方面举出了例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人在抒发那些不同情感时,并不是单一地、彼此自成章节、独立转换式地进行,而是把这许多不同的情感融合交错在一起加以表现。试看诗中的一节: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
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
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忼郁邑余侘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
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
之所厚。

这里有对人民的哀怜,有对被弃的怨悱,有对崇高品格的坚持,有对国君的怨刺,有对群小的斥责,有对时俗的讥讽,有以身殉志的决心,这么多复杂的情感交织融汇在一起。是歌,也是哭;是誓词,也是檄文。使人感愤,也催人下泪;时而叫人切齿扼腕,时而又令人肃然起敬。如此巨大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显然是单一情感的抒发所难以获得的。

所谓反复性指的是,就屈诗中抒发的每一种不同的情感看,它们往往是反复曲折、回环往返地多次咏叹。这就使得各种情感的抒发既淋漓尽致,又动荡深沉,给人回肠荡气之感。同时,这种回

环往复也造成情感抒发上的波峰浪谷,起伏跌宕。如《离骚》中自始至终多次反复地抒发了诗人对怀王的复杂怨望之情。开篇不久诗人便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这里忧虑与希望交织在一起。接着,诗人在陈述了历史上帝王的正反先例、斥责群小党人之后又写道:“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齎怒。”以后每隔若干小段,诗人就把这种情感再一次抒发出来。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同时诗人还多次用历史上仁暴不同的君主和君臣遇合的事实,来表达对国君的劝谏与希望。这真是反复歌咏,萦系于怀。正如司马迁所说:“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①诗人确是在反复陈诉其忠怨之情啊!

这种错综交织又反复曲折的抒情方式,既能使表情充分淋漓,动荡深沉,又能收到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清代刘熙载说:“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复致意者。”^②这种情感抒发上的有间隔的“反复致意”和错综交织,自然会收到“顿挫”之效。他同时又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③这种忽天忽地,忽东忽西,“极开阖抑扬之变”,实在是和诗人错综往复的抒情特征有关,而所谓“其中自有不变者”,我们认为那就是诗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的热烈充沛的情感。

以上所述的种种抒情特征,有许多在《九章》诸篇中也有突出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 刘熙载:《艺概·赋概》。

③ 刘熙载:《艺概·赋概》。

的表现。《九章》也是“发愤以抒情”^①的杰作。《九章》驰骋想象虽不如《离骚》、《九歌》，但就抒情的热烈激昂、动荡往复看，它何尝又不是一篇《离骚》？过去许多论者大多认为《离骚》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对《九章》则往往不置可否。其实从抒情之强烈奔放，表达之直接倾泻与反复吟咏的方式看，完全可以说它是毫不逊色的浪漫主义诗章。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对现实社会生活作具体入微、生动细微的描绘。如像《哀郢》这样的作品，很可以具体地描述一下郢都破亡，人民流离的具体场景，摄下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特写镜头。但诗人没有，这里有的只是情！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祖国乡土的真挚眷恋，对人君昏愤和小人谗谄的愤怒指责。但我们认为屈作同样极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人尽管没有向我们展开历史的细微具体的肖像画，然而，楚王的昏庸、群小的贪婪，人民的艰辛，所有这些我们不是同样可以从诗人情感的抒发中强烈地感受出来吗？直接通过诗人自我情感的抒发来反映时代，这正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创作特征，即从个人情感的真实反映出时代的真实。

小结上述，我们认为屈诗浪漫主义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极为强烈的抒情性，而这种高度的抒情主要可以概括为淋漓畅达、曲折往复，动荡深沉。这种特征是屈诗浪漫主义的生命脉搏，没有它，屈诗的浪漫主义就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

二

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这是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由于浪漫主义诗人偏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常常以自己

① 屈原：《九章·惜诵》。

的主观世界为直接的主要表现对象,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是通过“自我”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屈原正是我国第一个运用诗歌鲜明突出地表现“自我”的诗人。在他光争日月的作品中,诗人正是以其伟岸绚丽的“自我”形象,来充分反映时代,突出表现自己的崇高人格,让千百年来的读者获得深刻的印象,受到巨大的艺术感染。

那么,屈原在作品中究竟刻画了一个怎样的“自我”呢?阅读屈诗,在我们脑海中时时会浮现出一位高冠长剑、兰佩荷衣、理想远大、志趣高洁、满怀忠贞,嫉恶痛邪、情绪激昂而又哀怨、意欲高蹈远逝而又徘徊行吟的爱国志士的宏伟形象,一句话,从外表服饰直到“内美”品格,诗人都对自己作了生动的表现。对于“内美”的各方面,前人及近人论述甚多,我们不拟再作引证,现看诗人对其外表的描绘: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菱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
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
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
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
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请看诗中的“自我”是多么鲜明奇异!高冠长剑,兰佩荷衣,餐露食玉,驾龙骖螭,寿同天地,光争日月。这个形象又是多么伟岸超卓,既纯洁无比,又气盖天地。这正是诗人崇高人格的象征。而“高冠长剑”正成了后代画家描绘屈原形象的重要标志。

吟咏《诗经》,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光彩动人的人物形象,如描绘庄姜美丽姿态仪容的《硕人》,表现一位女子泼辣而又诙谐

个性的《褰裳》。但总的来说《诗经》所描绘的往往是人物的某一个侧面，性格的某一方面。这也许是内容与篇幅的限制，总之没有表现出较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来。更重要的是鲜明突出地表现“自我”形象的诗篇尚为少见，即使是写“我”，也多半限于表现诗中主人公内心的各种情感。而像屈原这样把“自我”在诗中表现得伟岸绚丽的，就根本没有前例。

从上举例证中（特别是《涉江》的后一部分），我们不难看到，为了突出“自我”形象，屈原常以美好奇伟的事物进行衬托、夸张。怡人悦目的香草花卉，吉祥奇异的珍禽宝兽，芳香馥郁的玉食琼浆，以及巍巍切云的高冠，熠熠闪光的长剑，不都很好地衬托出诗人绚丽宏伟的形象么？司马迁曾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①从文学的表现看，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称物芳，更能显其志、衬其人。下面再补充夸饰之一例：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颀。据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扞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蝉媛。（《九章·悲回风》）

这里写诗人凌高远游，极夸张之能事。势处云霓之上，身游天空之中，吸湛露，漱霜华，息神仙之所，这自然是一位遗世迥立、超卓不凡的形象。

尤为突出的是，屈诗中的这个“自我”具有驱使一切的宏大气魄和非凡力量，整个宇宙仿佛以之为中心，一切都能为他所用。日月星辰、异兽珍禽、神灵圣哲都听命而来，任其驱遣。在《离骚》中不乏这样生动的描绘，现举一节：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诗人驱虬为马，使风为车；他凌风直上，令太阳缓行；咸池可以饮马，若木用来遮阳；叫月亮在前开路，让风神在后追随；雷师前来禀告，鸾风云霓簇拥在周围；他还要令天帝的守门人把门敞开，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一幅纷纭离合、五彩缤纷、奇幻绚丽的画卷，而诗人就是这幅画卷的中心。又如《九章·惜诵》中的一节：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命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

诗人指天为证，命五帝六神都来听断曲直，要山水之神也来充当陪审，使皋陶来判定是非。这种挥使神灵古哲的力量，不更突现出诗中“自我”的壮伟和气魄么？这种情景，在屈原以前，我们没有见过；在屈原以后，恐怕也为数寥寥吧。

在现实生活中，正义被埋没，真理被歪曲，是非被颠倒，诗人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虚幻的天庭，想在那里找到公理，找到正义，找到理想。屈诗中的“自我”形象所具有的非凡气魄和超现实的力量，正是在现实与理想的深刻矛盾的挤压下所产生喷发出来的，直接来源于诗人对理想执著追求的精神。它昭示着光明必然战胜黑